

■ 颜小烟

我从家里赶到医院的时候,母亲正焦虑不安地坐在病床上,像个手足无措的孩子。一看到我,她立刻从床上弹起来,小步走到我跟前,紧紧地拉着我的手,慌乱感从她的指尖冰冷地直达我的掌心。我问她:“妈,你紧张吗?”她羞赧地点点头,说:“你们不在的话,我还是有点紧张的。”那种情像极了小时候犯了错误的我,总是羞愧地等待着来自母亲温柔的宽恕。

记忆中的母亲一直是坚强不屈的样子,独自挡着生活的风雨,艰难前行,从不退缩。我们或是父亲生病了,也全是她一个人在不知疲倦地忙前忙后,仿佛谁当帮手都无法让她满意。儿子刚出生的那段时间,母亲在医院陪我,因为每天晚上都睡不好,我常常控制不住地把气撒在母亲身上。每次等我撒完气,她会轻声责备:“臭脾气的家伙,也就对你妈你才敢这么为所欲为吧。”说完还要一脸无奈地帮我把被子盖好。从小就被她纵容得一身毛病的我,一遇到她的温柔斥责,就忍不住浑身起毛刺。只要她说东,我肯

■ 江龙光

流过自己青春血汗的地方,总会无时无刻惦念着。国庆假期,一家子走出城市,直奔遥远的深山老林兵营地。秋风送爽,空气清新,适逢中线高速公路最难啃的琼乐段也开通了,一路惬意。

兵营地与乡镇的小街道仅一墙之隔。四十年前离开这里,十年前来过一次。那时连队的老营房已被当地老百姓使用,连部和一排、二排的营房已被拆除,只有三排、四排和食堂的营房还留下。十年前汽车还可开进长满野草的老操场,如今别说汽车开不进,就是人想走进去都十分困难。

一定要进!两百公里赶来,就是为追寻青春最旺盛的岁月,就是为圆梦几近尘封的记忆,就是为思念战友寻找精神的寄托。儿子十分理解老爸的心情,停车后找到一块灌木稀疏一点的小高地,手挡脚踩灌木丛帮助我弓腰进去。与十年前相比,露天营场长满野树荒草自不用说,之前密集的营房如今仅剩一栋。

这一栋正好是当年我们三排住的,儿子理解我的心情,油然感叹:老爸不枉此行了。

站在这唯一的旧营房前,想起我那时在八班,想起七八九这三个班在四十

■ 钟穗

花生,又叫“落花生”或“长生果”。作为一种耐旱作物,花生喜欢松软透气的沙质土壤。播下种后,不到一周便会扎根发芽,并很快冒出绿色小叶。过不了多久,它们又开出丛丛小花来。花生的花很漂亮,杏黄色,好似轻巧的蛱蝶,总是羞涩地隐于簇叶之中。只是花期很短,朝放夕萎,却在花茎中长出一枚紫色的针来,一根顶端带着生仁胚胎的稚嫩而顽强的针,随着子房柄伸向大地母亲的怀抱。

天干地硬,其耐心等待雨;沙粒石子,它见缝便钻,直到觉得可以不伸了,便横在那儿长。为了使果仁不受细菌的侵害,它那膨胀的针尖逐渐发育成带壳的长形果实。待到秋风起,梧桐叶簌簌落下的深秋季节,果实便成熟了。

与地下作物家族中的其他成员不同,收获花生是无需挖的。只要掘开泥,连根扯起一坨,再轻轻一抖,随着沙土的散落,一串串长得圆滚滚、胖乎乎的花生便荡在根部了。

世说新语

■ 王向威

睡前习惯地站在体重仪上测体重,眼前的数字和十三年前大学入学体检时测出的体重数一模一样。十几年来,对一个“肉体”意义上的身体来说,这可能是唯一一处没有发生变化的地方。

来到异乡读大学,一直到现在,还留在异乡,这种在别处的生活状态看来已很难逆转回去。离开农村老家到县城读书时我十三岁,这之前只有极少的三四次机会(跟着母亲或父亲)去县城看看,但每次连走马观花都称不上的行程,往往截取一两条街道或某个医院某个商场的片段,始终无法连贯起来形成对县城的完整观感,印象自然模糊。如今在异乡别处的生活时间和在老家的生活时间完全相等了,如果再加上在县城读中学的几年,前

冷暖人间

当母亲老了

定要忤着她往西走。可即使如此,她还是一如既往地用她的包容,原谅了我所有的缺点。

父亲生病的这几年,她随着我们东奔西跑,从一家医院换到另一家医院,衣不解带,一声不哼。怕我们累着,她每次都要求看守前半夜,后半夜如果不是我们自己醒来,她就一直静静地守着,一脸安详地看着我们熟睡的样子,一如很小很小的时候。也就是从那时起,一贯要强的母亲渐渐地服软了,她知道孩子们都已经长大,她也明白了很多时候她是无能为力的。在漫长的陪护父亲的时间里,她终于学会了躲在我们身后,寻求我们当她的保护伞。

陪在母亲的身旁,我既能感受到她希望手术快点到来的急切,又能感受到她对手术即将到来的恐惧感。我

流年剪影

重走兵营地

多年前的一个个战友。七班长叶保坚,那时我们一起从一排被提拔到三排当班长,他器械操特别强,单杠、双杠、木马的腾空动作,在我眼里,一点都不比国家队的姿态差。九班的占尊练,入伍的所在地与我紧挨在一起,一个在农场,一个在农村,他人入伍前就是中共党员,民兵营长,可入伍后甘当士兵,无怨无悔。八班我的战友岳茂仓,他来自遥远的山东,在步兵连学军事,虽无灵、快、活的身体条件,但他舍得用几倍的力气来弥补自己的短板。在我退伍离别的夜晚,他一夜无眠,半夜就爬起来帮我挑行李,踏着坑坑洼洼的山路到团部集中。天亮时,他和我拥抱话别,对着鱼肚白的东方,他泪眼婆娑地对我说:“班长呀班长,刚刚我们一起走过黑夜,又一起迎来黎明……”我不忍心让他看到自己的泪眼,下意识抬高脑袋,对他说:“铁打的江山流水的兵,流水的兵呀永远不要忘记流血流汗的兵营地!”

盘绕着弯曲山路,我们又来到老部队的团部大操场。站在原来主席台背后的高地上,居高临下,平坦的大操场上现在种满了桉树、椰子树,山风掠过,

食话琼崖

花生

在各类坚果中,花生以其特有的脆、香、松、素来为很多人所钟爱。就本人而言,便曾一度以为,最香的零食就是花生了。那是一种过口不忘的香,回味无穷,百吃不厌。可惜在强调“以粮为纲”的年代里,花生由于产量少,种得少,只有在过年时才吃得着。

除夕夜里,用粗砂将花生在灶上炒的喷香。第二天,用果盘装好后摆在堂屋的桌子上。等客人来了,大家围着桌子坐下后,一边慢慢剥花生,一边唠唠闲话,连相互间说话都带着幸福的花生香。而手中剥花生时那咔嚓作响的声音,仿佛优美的弦乐伴奏。这也使得干炒花生,成了本人记忆中,至为温馨的花生吃法。

油余花生也常见。用素油小火慢慢地将去壳后的花生米炸得红光满面,焦香四溢后,细细撒上一层盐花装盘,

只好一遍又一遍地安慰着她,直到她能温柔地笑出声来。可当护士将要把她推进手术室的时候,她又急忙转过头来对我重复着她重复了好几遍的话:“你一定要在这里等我出来!”我无奈地一遍又一遍地回复着她,直到手术室的门关上。我看得见她的胆怯,却也想起了小时候自己生病时母亲那紧张的样子,心中莫名地填满了一种难言的感动。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情绪中,我幻想着几百种母亲出手术室时的情景。两个多小时之后,当手术室的门打开,我快步迎上去,看见的是母亲术后慌乱不堪的样子。

一见到我,她就开始絮絮叨叨她的紧张与害怕,说她一直觉得很痛,说她的手和脚,还有心脏和眼睛,一直无法控制地乱跳。我笑着跟她说:“没事,别怕。”可她完全只顾着自己杂乱

浪绿滚滚。此时临近正午,太阳垂直下射,同来的人看我兴致勃勃,顾不上暴晒晒感和饥饿感,非让我讲点当年与这个大操场有关的故事不可。

那时,我们全团每个星期都会集中在这大操场看一场电影。我参加的第一个夜晚,在电影放映前,看到四周的高山上经常有信号弹射向夜空。

团部在看电影之前,有时会在灯光球场进行篮球比赛,那一次我们一连对团直炮连,人家个子平均比我们高出半个头,我们咬牙追分,打得十分胶着之际,我在抢篮板球过程中头部被撞流血,被换下场。此后我队的比分落后于对方,在双方排山倒海般的加油声中,大比武出身的老连长吴锡锡走到我跟前:“小江,好点了吗?”尽管额头贴着厚厚的止血胶布和绕头绑带,但我向连长表示,叫暂停,我能上。重新上场后,我拼尽全力,抢断、投篮,甚至还有助攻,观众都戏称我“白头翁”。终场哨响,我们从原来的落后八分到最终反超三分,锁定了胜局。赛毕回连队,还听连长在门外大讲着“人生能有几次搏”。

返回城市的小道上,我还在回忆“激情燃烧的岁月”,一座颇高大的陈旧建筑物已从右边闪过,儿子忙问我是何物。啊,那是团部的大礼堂。考虑中午已过,饥肠辘辘,我不想让他倒车了,但懂事的儿子还是减了车速,一边倒车一边念着“来一趟不容易啊”。

便成了古今中外嗜酒者的爱物。一箸花生米,一口酒,一撇一仰脖间,尽是自然美妙的韵律,整个人都浸入那特有的清甜香中了。

早年吃得比较少的是盐水花生,那是因为干制花生比煮花生的存放时间要长。水煮的花生,须得尽快吃完。但在花生稀缺的日子,谁又舍得如此奢侈和大手大脚?

盐水花生一定要用那种尚未褪去泥土稚嫩清气的新花生,隔年花生的味道就差了一大截,特别是那股清甜气息与干制花生不同,盐水花生完全不脆,也没有油润润的快乐。欣赏盐水花生,需要一个灵敏的味觉。细细咀嚼下,缓缓感知那种初韧的口感,微微的咸鲜和渐次展现的一缕缕甜津津的香味,伴着回荡起的田园泥土的清新芬芳,一层层在舌尖上铺陈开来的意境,很值得回味再三。

如今的我,依然很喜欢吃花生。常于闲时,来上数十颗炒花生,不紧不慢地剥着,悠悠淡淡地咬着,遥想当年清贫却又令人怀念的时光,恍然间,不知今夕何夕……

一个新身体对旧身体的打量

一个回望故乡时观看的视角,那个在乡村生活了十三年的我终于可以孤立,她成为一个分析的对象,褶皱中隐藏的细节也显现了出来,像一个新身体对旧身体的打量,差异越大,凸出来被留意到的地方就越多。

对故乡来说,自己慢慢抽离出来之后,加上近二十年来它翻新似的重建变化中自己长时间的缺席,它越来越变成一个“非主观化”的存在,被冷静地观看和书写着。对一具肉体来说,除了体重,一切都发生了变化,就好像一个容器,在十几年来,容量未曾增减,盛放的东西却要不停地更新,只能在接收新东西时再倒出一些旧有的,而它们曾经在容器中停留时留下的痕迹,构成了记忆。记忆几乎是一个神奇的东西,在一个人的身体内,它累加、变多,成了唯一一个不影响体重变化的因素。

无章的述说。后来我干脆什么都不说,只是静静地听着她说。我想,当母亲老成了我们的孩子,我们能做的或许就只是握紧她的手,安静地旁听她那不为人知的紧张和落寞。

回到病房她就一直说冷,我把被子紧紧地裹在她身上,我知道那是害怕带来的寒意,我了解从手术室里出来的那一种彻骨的冷,它需要足够多的温暖才能慢慢化解。于是,我轻声地与她交谈,在与我的对话中,母亲的声音渐渐变得平和,脸上慢慢露出了一股祥和之气。那是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靠近母亲的睡眠,这么多年来,我从未注意到皱纹已爬满了母亲的眼角,她的呼吸声竟然带着婴儿一般的香甜。黄昏安然地降临,晚霞铺就了天空。当夜色渐渐织上天空,我突然想起了《怀念母亲》这篇课文,每次讲



《港湾之晨》(版画) 李青 作

浮世绘影

绿满阳台

■ 龙秋华

楼是一栋普通的三层小楼,四周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日渐包围,小楼显得瘦小、单薄。房是一套简易的三室一厅,小伙子住主卧,我住侧卧,还有一间侧卧空着。

厨房也空着,谁也不乐意做饭,辛苦又麻烦。虽然住在隔壁,我和小伙子很难碰面,更别说交往了。只是每到交房租的时候,他敲我房门告知水电度数,两人分摊金额。没隔多久,又有人搬进来住,一家三口,也是进城务工的乡下人。他们听人一说,看都没看就搬过来了。男人说外乡外地,有地方居住就知足了;女人说只要一家人团聚心里就扎实了;小女孩说只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就开心了。男人自我介绍说他在一家物业公司当保安;女人自我介绍说她在一家酒店洗碗;小女孩也自我介绍说她在幼儿园大班呢。他们一进来,里面就有了生气。女人一回来就洗刷刷,男人也过来帮忙,玻璃擦得明明白亮,地板拖得一尘不染。厨房也派上了用场,满满烟火味儿。轮到休假他们自己做饭,有时候还会炒上几个拿手好菜,叫我们两个一起喝酒。我们也不客气,欢笑就会绽放每个人脸上。

有一天我下班回来,看到小女孩坐在圆桌上做作业。女人坐在旁边,张开手指比划一只空花生油瓶,拿起剪刀拦腰剪断,油瓶一分为二。女人跑到厨房,出来时半只空油瓶里已经装满了泥土,女人端起放到阳台防盗网上,女人折回厨房端出另外半只装满泥土的空油瓶也放到防盗网上,舀出半瓢水,浇透。我说种花啊?她说买回来配菜的生姜、大蒜放久了,发芽了,种土里,需要的时候再拔出来,吃起来新鲜。我说哪里弄来的泥土啊?抬眼低眉,全是混凝土。她笑盈盈回答:同事家在郊外,最不缺泥土,顺手捎上半袋子来。

隔不多久,空油瓶里冒出了绿意。视线再次落到阳台,油瓶里已经葱葱茏茏,空荡荡冷冰冰的阳台灵动起来,诗意起来。又有一天,女人又剪开一只可乐瓶,剥掉上半部分,种一株含羞草。我边笑边说:含羞草遍地皆是,属于杂草。女人也笑,蛮有意思呢,只要轻轻

它的时候,我都会抑制不住地泪眼婆娑。确实,在此刻,我仿佛成了世间最幸福的孩子,可以安然地守候在母亲身旁,看她静静地入睡……

夜里翻身,捂着嘴打了一个小小的喷嚏,怕惊醒母亲,便一直僵着身子不敢动。未曾想,母亲竟偷偷地把她的被子退下来整个盖在我身上。我故意生气地把被子还给她,她不肯罢休,说:“要不,你去柜子里把外套拿出来穿上。”要是从前,我肯定想都不想就忤逆她,故意跟她对着干,可如今,我突然顺从了她,乖乖地从衣柜里把外套找出,穿上,继续睡。母亲轻声唠叨了几句,竟得意地笑了起来。我叫她好好休息,她说怎么都睡不着,我问她是否在为下一次的手术担忧,她沉默了一小会。我爬起来,把手伸进她的被窝,握住她温暖的手说:“妈,别怕,不管什么时候,都有我们陪着你!”母亲微笑地对我点了点头。

东方欲晓,护士进门把天花板灯打开。洗漱之后,母亲叫我帮她把椅子搬到阳台,我默默地陪着她,一起看着远处的山,看它们在晨曦中一点一点地亮了起来。



《港湾之晨》(版画) 李青 作

浮世绘影

绿满阳台

■ 龙秋华

触碰,它就小姑娘一般怕羞呢。女人又捡回一些别人扔掉的塑料包装袋以及大口玻璃瓶,又种小花小草,都是些别人丢弃的残枝败叶——半截绿萝,一瓣韭兰,两根白蝴蝶……经她修剪装扮,调养护理,竟然渐渐恢复元气,蜕变成一盆盆花草。下次再仔细端详,含羞草长大了,亭亭玉立;白蝴蝶丰满了,翩翩起舞;绿萝健壮了,摇曳生姿;韭兰开花了,千娇百媚。走到阳台如走进花市,婀娜多姿,妩媚极了。

下班以后,我和小伙子不再逗留外面瞎吹闲逛了,也不再埋头盯着手机里的故事与事故了。早早回来,站到阳台上看看花,浇浇水,拔拔杂草,自觉当起了护花使者。一天傍晚,我发现韭兰花丛里藏匿两株清瘦瘦的幼苗,不拘一格,左看右看象是苦瓜苗。女人刚好回来了,我指着幼苗给她看,她也认定是苦瓜苗。哪里来的呢?女人恍然大悟,笑出声来:可能是泥土带过来的种子,发芽生根长成苗了。她赶忙找来一只缺边的塑料洗碗盆,装入泥土,小心翼翼移栽过来。女人说它们同我们同病相怜呢,也是流落外乡呢。过了两一个月,藤蔓沿防盗网攀爬,郁郁葱葱,开满了金黄金黄的小花,结满了细细长长的苦瓜。有一天我下班较早,走到门口听见屋里欢声笑语,开门进去看到女人和男人围在厨房里,手把手教小伙子学做菜。小伙子煞有介事,正在有条不紊地配菜呢。女人见我回来,指着阳台说苦瓜大丰收,提议今晚吃苦瓜宴。我饶有兴趣学习做菜,采摘几条苦瓜放到砧板上,女人站在旁边教我切丝。我们依据各自喜好做出几道苦瓜果:凉拌苦瓜,鸡蛋炒苦瓜,清炖苦瓜。我们端坐小花小草身旁,边品尝自己的劳动果实边说起苦瓜的好处:营养丰富,去火清心,味道清香……苦瓜做的菜全部吃完了,我们聊到很晚很晚才回房睡觉。

阳台成为一个小菜园,也是一个小花园,四季常绿,花开不绝。有“家”,就会有方向。我再也没去外面吃快餐了,小伙子再也没叫外卖了,不约而同地回“家”。做做饭,养养花,种种菜,乐在其中。只要心里装着生活,简单、平淡的日子,也可以意趣盎然。



诗路花语

瓶中芦苇

■ 孙文波

红色芦苇,一簇,插入花瓶。点缀了桌子——转着圈,你欣赏。没有注意它在褪色。发现,是第二天早晨的事——它已经浅灰。很奇怪不是?不过,仍然好看。更楚楚动人。这是干枯的过程?可能如此——思聪芦苇。这是谁说的?钻进她的大脑。帕斯卡尔,或者庄子。红到灰,内在的变化轨迹,无从窥视只能猜测。生命的汁液,从有到无。消失静静地发生。真是神秘。这就是离开,就是自然的意志?——你要生出悲悯心,自责自己的行为吗?当它长在山上,它是自然之子。现在不是了——玩物。人自恋的牺牲品——无线上纲;自然美让位人工美。悲乎?不能深究。深究。只剩下谴责——不如定格。转瞬即逝也是意义,使你努力回忆它的昨天,柔荑、绰约,好像是少女——不过,你仍然相信它还在思想。它思想的内容:拒绝。

霜降

■ 申宝珠

迷上一个词并抵达它
多么喜悦 柿子也如此
窃窃私语之后 不知那一枚
甜得更接近秋天
啄食它的小鸟只热爱灯笼

蒲公英亦如此 蓦然一场雪
就掩埋了爱情
它的青涩年华在金色里徜徉
为了谁 它临摹太阳的形状
一只蝴蝶在它近旁欲言又止

而我那忙忙碌碌的岁月
倒愿意更多寒霜附着在我身上
一个恍惚 秋风就携了露水
为我种下平凡和醇美

一隅

■ 余芳媛

老旧的宿舍楼,满墙时间的藤蔓
墙外的植物进行着无声的战役
灯光下的电线像黑夜的琴弦
匆匆 我与许多人擦肩而过
却想在此多驻足一会
让它们也在我的心墙上生长
开出花,结出累累的沉默果实
无比地接近那些白白的云朵

故土

■ 何军雄

温暖如初。熟悉的乡音
在故乡的山沟大坳久久回荡
飘荡着泥土的芬芳和幽香
一抹蓝,从山顶冒出来

颗粒归仓。秋日的辉煌
在故土的鸡鸣狗叫中升腾
成一种完美无瑕的图画
装点着如诗的乡村

这里盛产乡愁和美味
镌刻着纯朴的乡土与亲情
一览无余的大山上,竖立着
祖辈遗留的土地和根脉

七律·登博鳌观鳌亭

■ 杨善深

凭栏远眺恍仙家,春拂南疆尽翠葩。
映日楼轩萦古道,摇云生态说韶华。
圣公捍海天威武,玉带锁红游影斜。
我欲乘鳌冲霄浪,龙宫拾梦煮烟霞。



服务读者需求
改善读者体验
欢迎扫描
关注海报道者俱乐部